

鹿

鳴

叢

書

吳中四子



责任编辑 徐耕白

封面设计 蔡 晟

吴 中 四 子

赵志凡 选注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375

字数:280000 印数:1—5000

ISBN7—80520—789—5

I·410 定价: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河西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编辑缘起

一九九六年岁末，正是岭南梅萼溢香的时节，我参加深圳书市，得遇老友徐耕白。耕白兄是岳麓书社编辑，我们所谈，当然以书为主。这一夜，从华灯初上到云淡星稀，我们商量编一套古代诗文丛书。然而，目下古代诗文选本如过江之鲫，我们如何出新呢？

我们以为，诗文以风格区分者，古已有之，今不乏见。如梁简文帝标宫体之目，杨亿、刘筠主西昆之派，乃至宋词有豪放、婉约之分，皆为此类。以地域区分者，古已有之，今不乏见。如《隋书》明江左、河朔之辩，刘师培申南北文学不同之论，乃至江西诗派、桐城义法，皆为此类。以时代区分者，古已有之，今不乏见。如唐诗有初盛中晚之论，宋词有南北两宋之说，乃至元和新体、大历诗风，皆为此类。而以群体区分者，古亦有之，而现今选本则较为罕见。

所谓文学群体，即生活在同一时代社会环境下的有一定关系的文学同道。他们或为朋友，或为师生，或为亲属，切磋琢磨，诗文相激，史所称艳，人所乐道。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眉山三苏、苏门四学士、公安三袁、吴中四子、扬州八怪等等，既有典可据，亦光耀夺目，宛若文学星河中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然而奇怪的是，这方面的诗文选本却较为少见。基于此种考虑，我们决定编辑一套文学群体的诗文选集，本《诗经》「呦呦鹿鸣」，求其友声之义，取名为《鹿鸣丛书》。

历时年半，现在丛书已推出第一辑。坦白地说，我对这套书确有一点敝帚自珍。这倒不全是因为其中东倒西歪屋，零落琴剑书，竹影横斜半帘风那般古意沁人；也不全是其中月夜榭廊，冰肌无汗，杏花影暗玉人箫那般旖旎煽情。我觉得，贯穿其中的「群体」是一根看不见的线，线之末梢系一片云水，如轻烟，如惊鸿照影，浸淫其中久之，对于理解中国文学史当是别有会心的。

在选材方面，我们诗词文赋均收，思想性、艺术性兼顾。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附作者小传和简注。记得六年前钟叔河先生指导我注释唐诗，排印时就只将诗句分隔而不作标点。照钟丈的话说：「标点都是后人所加，去除后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古人之意吧。」我们这套书一本钟氏之旨，诗词均只分句而不标点，这也可算是一点出新，请读者诸君鉴察。

这套书的编注者都是古典文学工作者，由于水平有限，缺点在所难免。然而，我们的工作是真的。尽管「认真」这两个字被某些人厌弃。或者嫌它过于沉重，或者责怪它束缚了自我。宋人诗云：「古人冷淡今人笑，湖水年年到旧痕。」我想，古人当是不会取笑「认真」的。

以上谨略叙《鹿鸣丛书》编辑缘起、义界、体例及从事者的态度，尚祈十方大德，不吝教之。

陈书良 一九九八年夏月于长沙

文耀江左四奇才（代序）

对中国诗歌发展史作一次全面的鸟瞰，就会发现，唐诗像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峰，璀璨夺目，斗光四射。而宋诗则是又一座高峰。而且在高峰的前前后后，又可见到一种峰峦起伏、有时星光灿烂，甚至巨星耀眼的壮观景象。诗歌发展到了明代，峰峦也仍然在继续延伸。有明一代，不仅诗家辈出，据朱彝尊《明诗综》所收诗人就达三千四百余家，而且诗歌创作的群体不断涌现，诸如前七子、后七子、吴中四杰、吴中四子、闽中十子、三杨等等。在这些文学群体中，《吴中四子》因其自身的特点和成就，在明代诗坛甚至在中国诗史上有着一席之地。

吴中四子，是唐寅、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的合称。因四人都是江苏吴县人，诗风也大致相近，故称『吴中四才子』。此称谓的最早出处见于《明史·文苑·徐祯卿传》：『祯卿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征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

一个文学群体的形成，自然有形成这一群体的条件和原因。就吴中四子而言，至少有以下数端：一是他们有共同的志趣，又都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唐寅、文征明、祝允明，他们首先应该是书画家，然后才是诗人。唐寅、文征明与沈周、仇英并称绘画史上的『明四家』，亦擅长书法。祝允明则与文征明、五宪同为当时书家代表。徐祯卿虽不是书画家，但亦工书

画。其次，他们有基本相同的文学主张（后面谈四子创作的共同点时还会提及，此不赘述）。第三，他们的性格也有某些相似之处，或耿介，或放浪，加之他们都为官不显，都寄情诗酒和田园山水，彼此诗酒唱和，过从甚密。四人有关聚会吟咏、相交莫逆的诗文不少，其中文征明《饮子畏小楼》诗云：『何以掩市声，充楼古今书。左陈四五册，右倾三两壶。我饮良有限，伴子聊相娱。与子故深密，奔忙坐阒疏。旬月一会面，意勤情有馀。』最后，还应该看到时代和社会方面的客观原因。四子都生活在明代中叶，此时的吴中即苏州地区，工商业比较发达，人们交往的机会更多更方便，『吴中文士秀异祝允明、唐寅、徐祯卿日来游』（王世贞《文先生传》），也就成了极平常的事。

从四子留下的大量诗文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联系、活动与一般的文学群体的活动方式并无什么不同，大抵都是宴会畅饮、赋诗作画、登山临水等等。当然，象吴中四子这样的文学群体，并非组织意义上的文学团体，其活动、交游也谈不上有目的、有筹划的集体行动。四子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情况是怎样的呢？

唐寅是明代有名的画家，他生性风流倜傥，狂放不羁，故有『风流文采，照耀江左』（《唐伯虎全集》袁袞序）的『江南奇士』之称，他也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除绘画外，唐寅写了大量诗文。《六如居士全集》收唐寅诗词曲赋等647首，文45篇。其中有不少山水诗、题画诗，既表现出作为画家的唐寅在创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又反映出他漫游江南山川名胜的生活经历和以之寄托身世之感的用意。读到这类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唐代的诗人兼画家王维。他是我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第一位将诗画艺术相融通的艺术家。至宋代的宋徽

宗赵佶，进而在画面上将诗、书、画三者融合在一起而构成一个艺术整体。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东方文化的独特形式，以后就代代相承、传流和发展，代有佳作。唐寅的这类诗作，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或借题画诗的形式，褒贬时政。如《题秋风纨扇图》，就借《画》发挥，对当时的炎凉世态予以揭露讽刺，发泄了自己对现实政治的感愤。对于《丹青吟咏、妙趣相资》（宋·蔡绛《西清诗话》）的这种题画诗形式，唐寅是有成就的。

唐寅在民间有很多的流传，是因为人们既赞赏他的多才多艺，又赞赏他不折腰权贵，不趋炎附势的品格。到了中晚年，他对人心浇薄、世态炎凉的现实，有了很深的感悟，以至到了『暗笑无情牙齿冷，熟看人事眼睛酸』（《和雪中抒怀》）的程度。所以这一时期，他写了不少愤世嫉俗的作品。特别是在饱经了科场失意、仕进无门的痛苦后，写下了许多痛斥科举考试的诗篇：『二十余年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悻，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场忙。钟声敲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半床。』（《梦》）；『兀兀腾腾自笑痴，科名如鬓发如丝』（《自笑》）；『教茎白发催将去，万两黄金买不回』（《警世》），等等。

尤为可贵和难得的是，作为『风流才子』的唐寅，在他的一些作品里，表现了直斥朝政弊端，系念苍生的爱憎感情：『功成筑京观，万里血糊涂』（《出塞》）、『赋税今推吴下盛，谁知民已病』（《谒金门·吴县旗帐词》）、『四百万两充税办，供输何处似吴民』（《姑苏杂咏》）。

由于唐寅一生生活道路坎坷，科场蒙冤、妻子离弃、误入宁藩、流离异乡、贫病交攻，

所以，在他的一部分作品中，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愤愤不平，但同时又流露出一些悲观消极情绪，《漫兴》、《叹世》、《警世》、《百忍歌》等诗作是比较典型的。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唐寅的诗和文，除去其中一部分以写闺情为主的词和属于应酬之作文章外，其创作（尤其是诗歌）的基本倾向是应该肯定的，他的那种既有追求又悲观颓废，既积极入世又消极遁世的矛盾，那表面看来豁达轻松，实则充满内心酸楚的诗文篇章，正好反映了封建社会一个有才华、有志向而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艺术上，唐寅的诗歌并非单一的风格，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浅近畅达，庄谐并出，《晚年作诗专用俚语，而意愈新》（顾元庆《夷白斋诗话》），这种俚俗的风格更易抒发作者的真实情感。《明史》云：『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他自己也说『后世知我不在是』，说明其为诗之『不在意』。同时，这也是市民化审美追求的一种反映。

四子中，祝允明与唐寅，不仅性格有相似之处，而且两人的诗风也比较接近。祝枝山，五岁能作径尺大字，九岁能诗，不到三十岁，向他索书求文的人竟接踵而至，但屡赴乡试不第，直到三十三岁第五次才中举，却再未能中进士。他与唐寅，都才华超众，又都狂放不羁，恃才傲物，蔑视礼教，仅从其《口号三首》的组诗中，就可看出一个『狂士』的形象：『枝山老子鬓苍浪，万事遗来剩得狂』，『不蒙不袂不梳头，百遍回廊独自游』，『日日饮醇聊弄妇，登床步入大槐乡』。两人都狂傲外，内心深处又都深深埋藏着痛苦，『天地清明少，人

生辛苦多。问他痴祝老，不醉待如何？』（《甲寅端午拟白》），『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新春日》）。透过这字面上的旷达，还是隐约可以感受到无奈的愤懑和悲酸。原因呢？祝允明在《观戏有感》（二首）其二中倒是道出了真情：『每看离合悲欢事，却动功名富贵心。』只是这类含悲忍泪的作品，数量上不及唐寅罢了。在诗风上，两人都具俚俗风格。这种风格的语言通俗浅显，亦庄亦谐，很接近口语，这正是市民意识的一种反映，如祝枝山的《甲寅端午拟白》、《首夏山中行吟》等都是明显的例子。

被誉为文坛奇才的祝允明，其思想敏锐而深湛，这一思想上的特点也就成了他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上引《口号三首》云：『蓬头赤脚勘书忙，顶不笼巾腿不裳。日日饮醇聊弄妇，登床步入大槐乡』，诗中不仅形象放浪独特，而且将『勘书』和『弄妇』统一在『自我形象』上，颇不把传统的说教放在眼里。他对自然、对历史所发出的疑问或沉思，使他的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人带来一种新的启示。『昨日虽短霁而暄，今日虽永阴复凉。胡不雨雪为岁祥？胡不稍暖开初阳？徒为蔽天氣瞠日黯黯，人物惨慄无精光！』（《短长行》）一种对生存环境、对现实的不满，一种对于人性的渴求的感情，藉着诗中的字字句句，在叩击着每个读者的心扉。他登临歌风台对历史所作的深沉思考，对刘邦的褒贬，对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相继死去的感叹，最后还说『明朝放舟淮浦去，项王韩侯祠下亦徘徊』（《歌风台》），为什么如此地看待这一段历史，为什么还要在这些失败的英雄、惨死的英杰的祠庙前排徊呢？这许多深奥而微妙的历史之谜是如此地令读者迷惑、茫然，又顿有所悟，作品又是如此地富有思想的、艺术的魅力。祝允明的文，也大多表现出他思如泉涌，想象丰富，显得

灵奇而又奔放。《四库全书总目》云：『其文亦潇洒自如，不甚倚门傍户，虽无江山万里之矩观，而一丘一壑，时复有致。才人之作，亦不妨存备一格矣。』（《怀星堂集提要》）在《近时人别号》一文中，对当时的人好别号，妄自标榜，祝枝山表示轻蔑。而别号总是兰菊泉石、山水、松竹梅之属，他觉得庸俗、浅陋、可笑。短短两百多字的文章，却能发微阐妙，因浅见深，从中可见出其思想与写法之一斑。刘熙载云：『乍见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乍见故典之人，言多事障。故艰深正是浅陋，繁博正是寒俭。』（《艺概·文概》）这是极为精深的见解。以刘氏此论观祝枝山此文，正好可互为印证，相得益彰。

文征明现存诗词一千四百多首。其诗风『雅饬之中，时饶逸韵』（《四库全书总目》），『兼法唐宋，而以温厚和平为主』（《列朝诗集小传·文待诏征明》）。王世贞在《明诗评》中则将其诗风说得更形象化，说文征明的诗『如素衣女子，洁白掩映，情致亲人，第亡丈夫气格。』这『温厚和平』倒真概括了文征明诗歌的主要风格，而这也正好是他的性格特征。文征明虽也向往功名，虽也科场失意，心里也有牢骚，但他不同于唐寅和祝允明，不是『狂士』，而是温文儒雅的文士，他的诗一般都是笔调清淡，时饶逸韵，情致亲人，即使是心理不平衡，甚或有不平之气，他也委婉写来，不动声色。《暮春斋居即事》（其一），诗中所特有的平静的心境和气氛，淡淡的情韵，是十分典型的。《感怀》中写到对『老去入樊笼』的苦闷，『白头漫赴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则蕴藏着一种才高居下的羞愤。然而整首诗韵律舒展，笔致细润，又显得本真朴实，怨而不怒。《秋日早朝待漏有感》《失解东归口占》等诗，都同样写到自己在科考、官场中的失意、尴尬和不平，也都同样写得委婉而微妙，功名

辛酸，说得都温雅平和。

在这些心怀不平而言辞委婉的诗中，文征明同时表现了一种向往自然、辞官隐居的心愿，有些以归隐为题的诗更是直接地表明了这种心愿：『终日思归不得归，强驱羸马着朝衣』（《思归》），『丘园耕读平生计，一念差池万事非』（《次韵陆子端祠部怀归二首》），『一行作吏违心事，千载《移文》愧草堂』（《次韵师陈怀归二首》），等等。

文征明为什么如此希望归隐林泉？这对他来说却是自然而然的事。文征明19岁入县学为诸生，先后九次参加乡试，一直考到53岁都未能中举。嘉靖二年（一五二三），他54岁时，经工部尚书李充嗣推荐，任翰林院待诏，官秩为从九品。已是江南文坛领袖人物的文征明，其『待诏』的地位同他的声望和才能极不相称，无异于是一种屈辱。这不得不使他思归意坚。对于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不只是文征明一人的屈辱和悲哀。

徐祜卿是『吴中四子』之一，后又与李梦阳等并称『前七子』。论诗的成就，四子中以徐祜卿为高，在七子中也是佼佼者。可惜他享年太短，只活了三十三岁。他的诗，长于七言，尤其是绝句。其诗的特点是熔炼精警，清妍婉丽，富有情韵。清·汪端云：『昌谷诗尽洗芜词，故淡远清微，而色韵自古。』清初『神韵派』诗人王士禛『极喜诵』徐祜卿的《题扇》诗：『渺渺太湖秋水阔，扁舟摇动碧琉璃。松陵不隔东南望，枫落寒塘露酒旗。』因这首诗是富于神韵之作，诗的意境淡远，丰骨超然。《在武昌作》韵味高古淡远，飘渺迷茫。其他，为《凤鸣亭》、《西宫怨》、《偶见》等等，或格高韵胜，或风神秀朗，或清幽俊妍，都无不体现出徐祜卿的诗歌富于神韵。然而，『祜卿诗奕奕有建安风』（王世贞《文先生传》），

这应该是又一部分作品反映出来的。这也说明，一个文学家，一个诗人，其作品可能不止一种风格。故李梦阳《迪功集·序》云：『今详其文，温雅以发情，委婉以讽事，爽朗以达其气，比兴以则其义，苍古以蓄其词，议拟以一其格，悲鸣以泄不平，参伍以错其变』，此诚为不虚之言。

与文征明、祝允明、唐寅一样，徐祯卿也有思归隐遁之志，上述《在武昌作》、《凤鸣亭》等都写到了思归之情。

徐祯卿还著有诗话《谈艺录》，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明人诗话中较有影响的一部，每有精到见解。其论诗主情致，为清初『神韵派』大师王士禛所推崇。王士禛在其《论诗绝句》中赞云：『天马行空脱羁勒，更怜《谈艺》是吾师』，将其与钟嵘的《诗品》、严羽的《诗话》并提，认为是平生最推崇的三部『古人论诗』之作。

『四子』作为一个文学群体，他们的文学创作有哪些相似相近之处或基本特色呢？

从题材和内容上看，他们的诗文大多以山水田园、咏物言志、讽怨抒怀、咏史怀古、题画论艺、题赠唱和等为主，少数则是民生疾苦、离情别绪、羁旅乡愁。至于写男女情爱或金戈铁马的诗则基本没有或极少见（有少数边塞诗）。

从诗歌的整体风貌和形式上来看，四子的诗大体上是崇尚本色和自然。沈德潜云：『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明诗别裁集序》）此论太绝对，因而说过了头，但说出了明诗有复古倾向，却是切中要害的。就拿前后七子的作品来看，虽然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在形式上却刻意模拟，很少创新。与四子基本同时的沈周曾说：『画本于漫兴，文亦

漫兴。』（《沈石田诗文钞·跋杨君谦所题拙画》）这是他作诗绘画的真切体验，也道出了四子创作的特色。四子，尤其是唐寅、文征明都不受拟古风气所左右，而能卓然自立。他们既不像『唐诗大概主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四），也不象『宋诗大概主气』（同上），而是漫兴随意，发而为诗、为文。

就风格而言，四子的风格当然并不完全一致。风格的形成，与时代，个人都密切相关。正因为他们的志趣，性格比较相投，因而他们的诗文虽然有风格上不一致的地方，但他们比较相同的是几乎都与雄浑豪放、幽深孤峭、错采镂金等种种风格相去较远，而是以或典雅、或俚俗、或沉郁悲慨、或冲淡平和、或疏朗开阔、空灵旷逸、或意境深远、格高韵胜等见长。这无论从诗的语言或从其诗文的整体美学特征，都可以看出这种风格。四子的语言，比较明显地反映了他们追求一种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使其作品特具本色。显而易见，四子的作品都属阴柔之美的范畴，即使是一些表露怒愤的作品，同样也属于此类风格，而不能视为是一种阳刚之美的作品，当然，这并不排除其中的带有阳刚之气的某些因素。

所以，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这样评价四子：『他们以抒写性情为第一义，每仿绮靡，亦时杂俗语，却处处见出他们的天真来。在群趋于虚伪的拟古运动之际而有他们的挺生于其间，实在可算是沙漠中的绿洲』。这应该说不算过誉。

四子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表现在诗、书、画各个方面。仅以诗文创作而论，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首先，在语言方面，他们不假雕饰，甚至以俗语，俚语入诗，尽管不免有些浅俗，然而却表现出了诗歌创作中语言上的变化。其次，在明代的文坛上，他们与『前七子』

一样，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有各自的影响。前七子在反对专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的空廓浮泛，陈陈相因的文风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同时，他们又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创作主张，认为只有在古人的作品中才能见到真率自然，因而他们的创作虽不乏佳作，但却步入了形式主义的歧途，一味盲目尊古，一味摹拟，不少作品成了没有灵魂的假古董。在《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浩大声势中，吴中四子不受其影响，而能独标一帜。他们的作品能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表现个性。四子的作品及袁宏道《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为清代诗坛《性灵说》的出现开了先声。尽管四子不象公安派那样提出了《独抒性灵》的主张，但他们的作品既反对模拟，反对复古，不倚傍门户，又从人的真实性或原始本性出发而进行创作，因而这种影响就是实际存在的。

当然，吴中四子虽然反对复古，但他们不象公安派、竟陵派等反复古运动的主力，更不及徐渭、李贽、汤显祖那样，既有创作实绩，又有理论武器，四子主要是以创作实绩反对复古，而无系统的理论。所以，反对复古，既应肯定吴中四子的影响，同时也不否定其在理论上的欠缺。

如果我们不是从比较高的文学史的角度来如此衡量，《吴中四子》也堪称一个小小的《星座》。从诗、书、画、论（诗学）各个方面分开来看，论诗，四子皆为诗人；论画，二人是画家；论书法，四子中书法家竟有三人；论诗话，大概也称得上有半个理论家。他们是多才多艺的四位奇才，所以他们是《风流文采，照耀江左》，诗书画论，名满吴中。

该书是吴中四子作品的选注合本。选录作品的标准是以思想性较好、艺术性较高为主，

同时适当选入部分与作家的人生经历有关以及反映四子间相互关系的作品，以使读者更真切地了解四子其人其事。注释一律从简，不作考究。在排列上，为了保持四子作品的最早风貌，因而一律采用较早的版本，即大道书局一九二五年版《唐伯虎全集》、上海朝记书庄民国六年印行的《祝枝山全集》、杭州宏文印书局宣统三年六月初版的《文征明甫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迪功集》。诗文编排次序上，因此书不是校勘本，故除个别情况外，基本上仍其旧，未作大的变动。原版本搜集不全的，则依据其他资料增加了少许诗文篇目，由于时间太匆促，资料有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

赵志凡

一九九七年五月于岳麓山下冷愚斋

目 录

唐 寅……………一

文……………三

中州览胜序……………五

姑苏寒山寺化钟疏……………六

爱溪记……………八

与文征明书……………一四

祭妹文……………一六

诗……………一七

侠客……………一八

失题……………一八

题浔阳送别图……………一八

把酒对月歌……………一九

席上答王履吉……………二〇

焚香默坐歌……………二一

妒花歌……………二三

咏渔家乐……………二四

烟波钓叟歌……………二五

桃花庵歌……………二八

江南四季歌……………二九

姑苏八咏……………三二

(天平山、姑苏台、百花洲、

桃花坞、响槩廊、寒山寺、

长洲苑、洞庭湖

七夕歌……………三九

游焦山……………四一

送行……………四二

桃花庵与祝允明黄云沈周同赋

(五首)……………四二

题溪山叠翠卷……………四五

霜中望月 怅然兴怀……………四五

江南送春……………四六

游金山……………四七

严滩……………四八

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选七首)

与朱彦明诸子同游保叔寺……………四九

题画……………五四

元宵……………五五

沈征德饮予于报恩寺之霞鹭亭

酒酣赋赠……………五六

散步……………五七

松陵晚泊……………五八

长洲高明府过访山庄，失于迎迓，

作此奉谢……………五九

和雪中书怀……………六〇

雨中小集……………六一

桃花庵与希哲诸子同赋(三首)

别刘伯耕……………六二

言怀(二首)……………六四

花月吟 效连珠体(十一首选

二首)……………六五

阊门即事……………六六

漫兴(十首选二首)……………六七

题沈石田先生后集……………六八

戏题机山……………七〇

……………七一